

写给所有焦躁困惑迷茫的年轻人

激励所有坚韧孤独勇敢的奋斗者



金持になるか
偉くなるか

夏目漱石 著

なつめそうせき

路边草

みちく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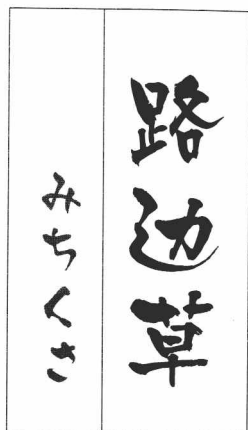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被生活湮没的理想
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坚持

夏目漱石的伟大，不只
因为他在文学上的造诣，
更因为蕴涵在其文字中
的、能动摇灵魂阴暗面
的那股力量。

——村上春树

013029864

I313.44
16



夏目漱石 著
魏雨 译



I313.44
16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边草/(日)夏目漱石著;魏雨译. 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2
ISBN 978-7-5502-1345-6

I. ①路… II. ①夏… ②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
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1040号

路边草

出品人:王笑东
出版统筹: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王 巍 朱家彤
封面设计:孙丽莉
版式设计:李 萌
责任校对:海 莲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)

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4千字 1092毫米×787毫米 1/16 14印张

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345-6

定价:29.8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北航

C1635562

健三离开东京有几年的时间了，这次从遥远的地方¹归来，住在驹込后街。他踏上故土时，觉得无比亲切，同时又有一种伤感油然而生。

刚到新环境，他的身体里还沉积着那个遥远的国家的习气。他厌恶那种习气，想尽早摒弃它，却没有注意到其中隐藏着的自豪和满足。

他跟那些沾有那种习气的人一样，充满神气，每天按部就班，在千駄木²到追分的大街上往返两次。

一天，小雨迷蒙。健三没有穿外套，也没有穿雨衣，只是打着一把伞，像往常一样向家的方向走去。正走着，在离卖车店不远的地方，他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那个人沿着根津寺后门的坡道向他走来。健三漫不经心地向来人的方向望去时，那个人正在距离自己二十米左右的地方。

健三连忙把目光移开。他本想装作陌生人一样，从那个人的身边走过去，可是又觉得有必要再确认一下那个人的相貌。因此，当

1 遥远的地方：隐指夏目漱石于一九零零年去英国留学，两年后又回到日本。

2 千駄木：即驹込后街，夏目漱石的住址。

他们相距五米左右时，健三再次向那个人望去，却发现那个人早就站在那里，而且一直盯着他。

街上寂然无声，如丝的细雨在两人之间不断地飘落，彼此很容易就能看清对方的脸。健三迅速看了他一眼，之后径直向前方走去。但是对方却一点儿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他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路旁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健三从自己身边走过。健三能感觉到，那个人的脸正随着自己的脚步，一点一点地转动着。

健三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了。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与这个男人失去了联系，如今十五六年过去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

现在的健三，无论是地位还是境遇，与十几年前相比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留了胡须，戴了圆顶礼帽，想起多年前自己那副秃头旧模样，连他自己也不禁产生了隔世之感。然而那个人却没有什麼变化。怎么算，那个人也应该有六十五六岁了吧，为什么仍是满头黑发呢？健三心里觉得怪怪的。那个人过去没有戴帽子出门的习惯，如今也固执地坚持着这个习惯，这个特点也让健三觉得他很奇怪。

健三不想碰见那个人。他曾经想过，要是万一碰上了，就算那个人比自己穿戴得整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，眼前的这个人，任谁见了，恐怕都很难相信他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。戴不戴帽子是个人的喜好，姑且不论，单从衣着上来看，他最多也就是个过着中等以下生活的老人罢了。健三还注意到，那个人撑的是一把很陈旧的粗布雨伞。

那天健三回到家后，一直无法忘记在路上碰见那个人的情景。那

个人伫立在路旁，直勾勾地望着他擦身而过的神态，不断侵扰着他，弄得他心烦意乱。可是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妻子。他就是这样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即便有很多话想说，也不愿意告诉妻子。而妻子呢，面对一言不发丈夫，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否则她也决不开口。

二

第二天，健三在同样的时间，路过同样的地点。第三天也是一样。但是，那个不戴帽子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健三每天机械而勉强地在那条路上来来去去。无聊的日子就这样过了五天，第六天早晨，那个不戴帽子的男人再次突然从根津寺坡道的下坡处冒出来，把健三吓了一跳。还是和上次一样的地方，一样的时间。

尽管健三感觉到对方正在慢慢靠近自己，但他想和平常一样，机械而勉强地走过去。然而对方的态度却与自己截然相反。那个男人聚集起使所有人看了都会感到不安的目光，死死地盯着健三。那眼神阴沉可怕，使人明显地感觉到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向健三走过来。健三毫不迟疑地从那个男人身旁冲了过去，心中却产生了异样的预感：总是这样终究也不是办法啊。

但是当天回到家后，健三终究也没有和妻子说起遇到不戴帽子的男人的事情。他和妻子结婚已经七八年了。当时，他就已经与那个

人断了关系，而且因为婚礼不是在老家东京举办的，所以妻子应该不知道那个人。如果仅仅是传闻，或者是健三本人无意中说了漏嘴，又或者是从亲戚那里听说，从而使妻子知道了那个人，对健三而言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只是结婚之后发生了一件与那个人有关的事，至今还时常浮现在健三的脑海里。

五六年前，当时健三还在外地工作。有一天，他发现办公桌上意外地放着一封厚厚的信，从字体上看像女人写的。他带着奇怪的表情开始看信，看了很久也没能把信看完，因为那封信有二十来张纸，每张纸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健三只看了大约五分之一，之后就把信交给了妻子。

当时，他觉得有必要向妻子解释一下这个给自己写信的女人的情况，更有必要把和写信的女人有关的那个不戴帽子的男人拉出来作证。健三依然记得当时自己无奈的心境，至于究竟向妻子作了何种程度的解释，易于情绪化的他早已不记得了。不过因为和女人有关，妻子一定还记得很清楚，可他不想去问妻子。他不愿意把写长信的女人和不戴帽子的男人放在一起，因为这样会使他回忆起不幸的往事。好在目前他没有工夫去为这些事操心。

他回到家，换了身衣服就钻进了自己的书房。待在这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里，他感觉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。实际上，比起工作来，还有一种不得不承受的刺激更强烈地支配着他，使他焦躁不安。

他打开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箱子，取出外文书，盘腿坐在山一样的书堆里，他能就这样过上一个星期，甚至两个星期。他通常随手抓到哪一本，就拿过来看上两三百页，所以这间重要的书房一直

都是乱七八糟的。实在是看不下去的时候，或者有朋友来访的时候，他就一股脑儿地把所有的书都塞进书架。认识他的人，大部分都说他有神经质，他自己却认为这是个性。

三

健三天天被工作逼着，即使回到家里，也得不到片刻清闲。他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，要不然就是思考问题，始终被拴在桌子跟前。因此，他几乎不知道世上还有“清闲”二字。

他忙得不可开交，娱乐场所也很少去。朋友劝他去学谣曲，他也委婉谢绝了。他很吃惊：为什么他们能过得这么悠闲？他压根儿就没有觉察到，自己对待时间和守财奴对待金钱如出一辙。

自然而然地，他不得不远离社交，远离他人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思想与文字的联系越复杂，就越会陷入孤独。有时候，他也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种孤独，但他又坚信自己内心深处理藏着一团异常的火焰。因此，尽管他迈步走在寂寞的生活之路上，他仍认为这是自己的天性。他从不觉得热情之血会枯竭。

虽然亲戚们都把他当作怪人，但这对他完全构不成什么不得了的痛苦。他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为自己辩解：“毕竟受的教育不同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“怕是自欺欺人吧！”妻子却这么认为。

可悲的是，健三无法摆脱妻子的讽刺。每当妻子这么说，健三

都会不高兴。他有时会打心眼儿里抱怨连妻子都不理解自己，有时也会骂上几句，有时还会强硬地顶撞。在妻子听来，他的大喊大叫和虚张声势没什么两样。到头来，妻子不过是把“自欺欺人”换成了“大吹大擂”。

健三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，都是同父异母的。他只有这两家亲属，健三和他们来往不多，关系也不怎么亲密。健三觉得，与自己的手足关系疏远，这种现象不正常，因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可是，对于健三来说，工作比亲属间的来往更重要，何况回到东京后，他也已经与他们见过三四次面了。这样一想，健三心里便踏实了不少。若不是那个不戴帽子的人突然出现，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还会跟往常一样，每天有规律地在千驮木的街道上往返两次，暂时没有必要搬家。在这期间，即使周末可以放松一下，他也只不过是让筋疲力尽的身体舒展在榻榻米上，美滋滋地睡上半天罢了。可是，遇到那个男人后的第一个周末，他突然想起这件事，于是急匆匆地向姐姐家走去。

姐姐家在四谷津守坡旁边的胡同，距离大街约一百米。姐夫是健三的表哥，也是姐姐的表哥，但不知他们俩是同岁的还是相差一岁。健三总觉得他们俩都比自己大了一轮。姐夫原本在四谷区政府上班，所以一家人都住在原先的老房子里；姐夫现在辞职了，姐姐却不愿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地方，虽然上班有些不方便。

四

姐姐患有哮喘病，一年到头总是“呼哧呼哧”地叫难受。但她天生就是急性子，除非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否则决不会闲着——不管做什么事，她都会在那狭小的屋子里转个没完没了。

看到姐姐那闲不住的庸俗样，健三觉得她实在太可怜了。姐姐又是个非常唠叨的人，而且唠叨起来全然不顾形象。健三坐在她对面，只能苦闷着不吱声。

“就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吧。”

每次和姐姐说完话，健三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慨。

这天，姐姐和往常一样，系着束衣袖的带子，在壁柜里面翻来翻去。

看到健三，她叫健三坐在垫子上，自己去走廊上洗手。健三趁着这个空隙，环视了房间一圈。他看到横楣上还悬挂着小时候见过的旧匾，想起了十五六岁时，这里的主人曾告诉过他，落款处的筒井宪¹，好像是旗本²出身的书法家什么的，字写得非常漂亮。当时健三管这个房子的主人叫“哥哥”，常跑到这儿来玩。从年龄上来看，健

1 筒井宪：德川幕府末期的官员，其实是筒井政宪，落款时省去了“政”字。

2 旗本：旗本为德川幕府的官职，即将军的直属武士。

三和这个哥哥就像叔侄一样，可是，两人动不动就在客厅里摔跤，每次都要挨姐姐的骂。有时，两人爬到房顶上去摘无花果吃，然后把果皮扔到邻居家的院子里，人家总是找上门来。有时哥哥骗他，说要给他买个盒装的指南针，可是过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给他买，使他想起来就非常生气。更滑稽的是，和姐姐吵架之后，自己下定决心，即使姐姐过来道歉，也不会原谅她。可是，左等右等，姐姐就是没有来道歉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厚着脸皮从这里离开去姐姐家，他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口，直到姐姐说“进来吧”，他才走进屋里……

健三望着那块古旧的匾，就像面对着照亮自己儿时回忆的探照灯。姐姐和姐夫当时这般照顾自己，而如今自己却无法加倍回报他们，健三感到万分内疚。

“近来身体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”他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姐姐问道。

“嗯，托你的福，还算不错。不管怎么样，家里这点事还能做……只是，岁月不饶人哪，要像过去那样干活，还真是不行了。以前你过来玩的时候啊，我还是撩起衣襟塞在腰带上，洗洗涮涮的，连你的小屁股都给洗了。可如今，实在没有那样的精力了，好在你这么照顾我，每天总算还能喝上牛奶……”

健三每个月都会想着给姐姐一些钱，虽然不多。

“好像瘦了呢。”

“哪里，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没事。以前我就没有胖过，大概是脾气急的缘故吧。总瞎操心，哪能长肉呢？”

说着，姐姐伸出瘦骨嶙峋的胳膊给健三看。她眼睛深陷，眼圈发黑，眼皮松弛，看起来无精打采的。健三默默地看姐姐那干瘪的手心。

“你做得真是不错呢。你出国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没想到，你瞧，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！如果爸妈都还活着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不知何时，姐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健三小时候常听姐姐说：“等姐姐有钱了，不管阿健喜欢什么，都给你买。”可是她也说过：“这孩子要是一直这么固执下去，终归是不成器的。”健三想起姐姐往日说过的话和那种语气，不禁暗自苦笑起来。

五

回想起往事，健三觉得许久未见的姐姐越发苍老了。

“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都成老太婆了，这不又长了一岁吗？你说呢？”

姐姐微笑着说，露出一排稀疏的黄牙。确实，连健三也没有想到姐姐实际上已经五十一岁了。

“这么说，姐姐和我相差不止一轮啰？我还一直以为最多相差十岁或者十一岁呢。”

“怎么是大一轮呢？我们相差十六岁哪。你姐夫属羊三碧¹，我

1 三碧、四绿、七赤，都属于九星，分别位于东、东南、西。

属四绿，你应该是属七赤的吧？”

“属什么星我不清楚，总之我三十六岁。”

“你算算看，肯定属七赤。”

健三不知道如何计算星属，所以关于年龄的事到此结束。

“姐夫不在家吗？”健三问起了比田的事。

“昨晚又是他值班。要是只值他自己分内的班，一个月也就轮上三四次，可是还有别人求他替班的。顶过一次，以后肯定就是没完没了，他甚至想把别人的班全包下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他住家里和住公司，大约各占一半吧，或许还是住在公司的时候多一些。”

比田的桌子在拉门旁边，健三默默地看过去，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砚台、信封、信纸。桌子的一端立着两三本笔记本，红色的书脊正对着健三，笔记本的下方还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算盘。

传言说，这段时间比田和一个奇怪的女人勾搭上了。健三还听说，比田在公司附近给那个女人安排了一个地方。健三想，比田总说值夜班，值夜班就不用回家——或许原因就在此吧。

“姐夫最近怎么样？年纪大了，比过去稳重老成了吧？”

“什么呀，还不是那副德行！他呀，天生就是只会享乐的人，有什么办法？只要手头有钱，一年到头不是听评书，就是看戏，再就是看相扑，到处玩乐。不过说来奇怪，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的，他的脾气倒是比以前好了。你也知道，他以前脾气可真暴躁，对我不是踢就是打的，有时还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拽来拽去……”

“姐姐也不甘示弱呀。”

“哪有？我可是从来没和他动过手。”

健三想起过去姐姐那个倔脾气，忍不住笑起来。他们夫妻俩吵架时，其实姐姐根本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一味挨打。尤其是姐姐那张嘴，比比田厉害十倍也不止。然而，就是眼前这个嘴巴不饶人的姐姐又是多么可怜！她被自己的丈夫骗了，却仍坚信丈夫没回家是因为值班。

“这么久不见，请我吃什么呀？”健三看着姐姐道。

“嗯，虽然如今生鱼片不稀罕了，不过还可以弄来吃吃吧！”

只要家里有客人来，姐姐总是要让人家吃点东西，也不管人家有没有时间，否则是不会让人家走的。健三只好安心坐下来，准备把一肚子的气，慢慢说给姐姐听。

六

或许是因为过度用脑，最近健三总觉得胃不舒服。他偶尔也出去运动运动，可是运动过后反而更加感到胸闷腹胀。除了三餐之外，他尽量不吃其他东西。然而就算他再小心翼翼，也没有办法拒绝姐姐硬塞过来的东西。

“紫菜卷对身体没什么害处，姐姐特意为你做的，一定要尝尝！喜欢吗？”

健三没有办法，只好把难吃的紫菜卷放进嘴里。他的牙齿被香烟熏坏了，只好勉强咀嚼着。

姐姐一直唠唠叨叨的，健三没能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情。他有事要问问姐姐，可是姐姐一个劲儿地说着，健三只是一味地回答。健三心里渐渐发痒，但是姐姐好像根本没有觉察到。

姐姐喜欢请人吃东西，还喜欢送人东西，她说要把达摩大师旧挂轴送给健三，说健三以前很喜欢。

“那东西挂在家里也没有用，你就拿去吧！这么脏的挂轴，连比田都不要了。”

健三既没说要，也没说不要，他只是苦笑。就在这时，姐姐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，突然放低了声音。

“其实，自从你回来后，我就一直想跟你讲件事，却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说。你刚回来，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你回来的第二天，我本想着去你那里吧，可是一想阿住也在，有些话不好开口；写信吧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识字……”

姐姐的开场白又长又滑稽。她记忆力很差，小时候，无论怎么让她学习，她就是连最简单的字也记不住。她就这样活了五十多年，想到这些，健三既为姐姐感到可怜，又替她羞愧。

“姐姐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，今天我过来，也有些话想跟姐姐说。”

“是吗？怎么不早说呢？那你先说吧。”

“我哪能插得上嘴呀！”

“别那么客气啦，咱不是姐弟吗？”

姐姐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唠叨根本容不得别人说话。

“还是姐姐先说吧。姐姐想说什么？”

“说真的，我感到很难为情，有点儿难以启齿……可是，我年

纪大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差……你姐夫又是那个样子，整天只顾自己，从来不管老婆过得怎么样……再说，他每个月的收入本来就少，加上交际应酬什么的……我也是没有办法了……”

女人说话总是爱拐弯抹角的，明明很简单的事，就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。健三明白姐姐的意思，她无非是想让健三每个月多给她一些钱。可是健三听说，就连那点钱，也经常被姐夫骗去。一想到这里，健三觉得姐姐提出这样的要求既可怜又可气。

“无论如何也要帮帮姐姐呀。姐姐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……”

这是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健三即使不想听也不好说什么。

七

健三晚上回家还得安排明天的工作，可是姐姐一点儿时间观念都没有，坐在他对面唠叨个没完没了。健三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他估摸着自己该回去了。刚要起身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说出了那个不戴帽子的男人的事。

“姐姐，最近我遇见岛田了。”

“是吗？在哪儿呀？”姐姐好像很惊讶。她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东京妇女一样，总是大惊小怪的。

“在太田空地¹附近。”

“那不是就在你家附近吗？你们说什么了？”

“能说什么呀？我们本来就无话可说。”

“也是，你要是不说话，他也不好意思开口。”姐姐好像在刻意迎合健三。

“穿得怎么样？”姐姐问过之后又说，“还是那么寒碜吧？”

姐姐话里话外多少有些同情那个男人的意思。可是，一提起那个人的过去，姐姐说话的语气就越来越充满怨恨。

“没见过像他那样不通情理的！说什么今天可是到期了，非拿走不可。不管你怎么解释，他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最后，我也生气了，就说：‘对不起，要钱没有，如果想要东西的话，锅碗瓢盆，你随便拿吧！’他居然说：‘那好，我把锅拿走了。’太可恶了！”

“他把锅拿走了？不沉吗？”

“他那种得寸进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他就想让我做不成饭！他就是这么个心术不正的人！肯定不会有好结果！”

在健三听来，这不仅仅是个笑语。在那个人与姐姐之间的关系里，也涉及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。对他来说，与其说可笑，不如说可悲。

“我已经遇见岛田两回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碰上的。”

“装作没看见好啦，碰上多少回都别理那种人！”

“可是，我不清楚，他是特意去那里找我家的呢，还是真的只是路过时偶然遇上的。”

1 太田空地：指本乡区驹込千駄木街的空地。